



學費昂貴，不容怠廢

黃源典

通識中心人文藝術組專任教師

「少年拚出名，食老惜名聲」，這是一句頗具警世意涵的台灣諺語。沒錯，越接近屆齡退休，就越在意自己在職場上的定位。因此，我目前最在意的是教學的質與量，是否能增強學生進入社會的適應力與競爭力。

每學期開學前，當我填寫課程的教學計畫時，都會在「注意事項」欄標示：一、「準時上下課，確實點名〔開學第一節即正式上課、實施點名〕」二、「心存閒逸而想僥倖過關之重補修生，請勿選課。」我會在第一節課先告知「遊戲規則」，說清楚這一門課程的平時考次數、期中考與期末考的出題趨向、評分標準等事項。然後，強調必定貫徹「事前約法三章，事後絕不妥協」的決心。

近一年來，爲了善盡地球人節能減碳的義務，我不再替學生印製講義，但會將「文言文的語譯版」、「每課的題庫」，以及「補充教材」等貼在本校的教學網站，讓學生在預習或複習時有資料可參考。在課堂上，每講完一個段落，我必定會詢問學生是否有不了解、不清楚的地方，甚至還提出問題，檢驗學生是否真正能融會貫通？對於提出問題的學生，經常口頭獎勵。每學期期中考成績、學期總成績前三名的學生都能夠獲得獎品。在每學期的最後一堂課，我會公佈平時成績，還特別將成績較爲遜色的學生請到講台來，一起估算他在期末考要拼搏到什麼分數才能過關？甚且在期末考期間，我會儘快將考卷改完，馬上將全班分數以電子郵件傳給學生，並且公佈查看考卷的時間地點。所以，對於成績的評定方式，我自認爲是符合公平、公正、公開的原則。「成績不及格的，是你把自己當掉，而不是我把你當掉」，變成我常對學生耳提面命的口頭禪。《論語·堯曰》載：「子曰：『不教而殺謂之虐』」。相信我評定成績的做法，如果套用孔老夫子的標準，應該不是屬於「虐生」一族。

我們學校的學雜費和其他私立學校差不多，但就家長而言，負擔還滿重的。就以我擔任導師的班級—99級休閒系來說吧！學生每學期的學雜費高達48,355元，四年總計繳納386,840元，共修137學分，外加體育8學分、軍訓4學分。每學期按照教育部規定上課18週，扣掉期中、期末考試，每學分實際上課爲16節，每節以50分鐘計算。所以，學生每一分鐘的上課學雜費爲3.25元。如果每班平均50位同學，每堂課全班學生的學雜費總共是8,125元。老師每遲到一分鐘，就消耗掉162.5元，一學期（每學分）2,600元；遲到5分鐘（每學分一學期）就等於花費了學生13,000元。



天啊！這真是令人驚嚇的數字。請注意，書籍費、住宿費與生活費都還沒有列入計算喔！以前有人認為遲到 5 分鐘還算「正常」，要知道 5 分鐘占每節課的十分之一，早期五專的學生，如果每位老師都如此「正常」，五年下來，就足足少上一學期的課，還不算嚴重嗎？

有鑑於此，我堅持準時上下課。所以，每節上課鐘響之前，我幾乎都已經在教室裡面等候，上課鐘響完，立刻點名、講課。下課鐘一響，我就準時下課。有些老師以為上課稍為遲到，延長幾分鐘下課就可以補回來，並沒有偷工減料。表面看來似乎合理，但是，學生想要利用下課時間買餐點、連絡家長或朋友，處理社團事務等等，就有所不便。如此，無形中剝奪學生的時間自主權，打亂了他們生活的步調。

中國古代童蒙書《三字經》中說：「教不嚴，師之惰」。既然學雜費如此高昂，教學的態度，教學的內容，上課的要求，不敢說要「物超所值」，但至少也要「值回票價」。所以，「嚴格」是教學的基本要求，不僅要嚴格要求學生，也要嚴格要求教師。

我非常在意學生聽講的態度，假若打瞌睡，還可以原諒他的有心無力；若是公然趴在桌上睡覺（除非身體真的不舒服），就有目無師長之嫌，此乃對師長自尊的一大挑戰，我必然加以糾正。我曾看到同事上課，竟然可以容忍十來位學生「安息」，真佩服他們的「雅量」與「耐心」。

我一向認為「人性本『散』」。就讀書而言，學生被動者居多，主動者較少。所以，有要求就會有成果。老師在課業上嚴格而合理的要求，才能使學生們發揮潛能。我曾與臺大醫學院柯姓教授會餐，他表示對醫學系的學生若不嚴格要求，以後誤診的事件將層出不窮。中部某知名醫院的院長，就曾經兩度重修他的課（總共修三次）才及格的，結果醫術精湛，超越群倫。所以說：「嚴格，也是一種慈悲」。反之，對學生要求寬鬆，日後她（他）們在職場上就樣樣行不通。

時下興起一股「多媒體教學」的熱潮，南台也不例外。操作電腦對年屆耳順的人來說，是害怕、生疏、笨拙的居多。前年，「應用文」的課程，我首度製作幻燈片在教室播放，成效不錯。去年，我開始講授「東方哲學的智慧」，試圖將儒、釋、道的智慧精華集中於此一課程。為了讓學生節省書籍費，特地製作講義，除貼在教學網站外，也以幻燈片在教室講授。不管如何，跟隨時代的腳步，掌握時代的脈動，應該是愉快立立杏壇的不二法門。

我相信學歷並非是衡量學問的唯一基準。但是，一個人的學歷若是提高，學問必然會有增長。早期，本校的國文老師未能獲准在職進修，直到 1996 年改制為技術學院，為



提高師資陣容，才開放留職留薪進修的機會。我很幸運因而有機會花了十年的歲月，以 48 歲的高齡，從碩士班讀起，一直到完成博士學位。因而教學的品質與先前相較，實不可同日而語。職是之故，當我遇到以前的老學生，談到過去的教學，內心難免有些愧疚。

最近幾年，我有機會到中國大陸參加學術研討會或旅遊，覺得大陸無論是發表論文的學者或是導遊，口才都是一級棒的。尤其是導遊，她（他）們的歷史知識、表達能力，都遠遠勝過台灣的同業。因此，我經常苦口婆心地提醒休閒系的學子，當兩岸的接觸越來越頻繁，旅遊業的競爭就更白熱化。如果不精進中外語文、豐富史地學識、加強表達能力、學習應變策略，將來政府對中國大陸的政策大開放，源源不斷的大陸青年若是湧入寶島，台灣青年是否依然有立身之地，恐怕值得懷疑。所以，「學費昂貴，不容怠廢」這一句話，除了用來自我惕勵之外，也將用來勉勵我們南台的同學們。（2009 年 8 月 13 日莫拉克颱風過境第 6 天）